
明史

明史卷三百三十一　　列傳一百八十二

李世達字子成涇陽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久之改吏部歷考功文選郎中世達雅有藻鑑與陸光祖並爲尚書所倚辦隆慶初丁曾祖憂起右通政歷南京太僕卿萬曆二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屬吏縱恣者雖有黨援必劾而罷之所推舉若

薦大爵范儒以貢士安廷璞李遷齡以知印楊果楚
駿以都吏多不拘常格由是人爭感奮傅興兩邑傷
禾金鄉魚臺單曹河決沒田廬奏免其賦且加賑恤
五年進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未上改撫浙江旋移
疾歸十一年起督漕運兼巡撫鳳陽時黄河南侵淮
安告警世達請修石堤捍城寶應氾光湖風濤險惡
歲苦漂溺請開越河殺水勢俱報可明年遷南京兵
部右侍郎改戶部後改吏部進左侍郎十四年擢
南京吏部尚書踰年就改兵部參贊機務俄召拜刑
部尚書內官張德毆人至死世達請置于理不從刑

科唐堯欽以爲言德遂屬吏大興知縣王階捷樂舞生坐下法司帝審遣兩校尉偵之校尉遽自言謝曰巡風主事孫承榮拒之校尉還奏帝怒詰世達世達引罪且言偵伺非體承榮卒奪俸東廠太監張鯨有罪言官交劾帝曲貸之世達執奏帝爲屏鯨于外駙馬都尉侯拱宸召奸人爲僕收考平民斃之僕既抵法世達請並坐拱宸乃革其任命國學肄禮罪人焦文粲法不當死帝怒而入之十七年朝審命户部尚書宋纁主筆世達言于纁擬薄文粲罪忤旨詰問世達復據法以對帝卒不從時帝燕居多暴怒近侍屢

以非罪死世達因災異言王公貴人衆一時之怒輒棰殺人此等不附爰書就爲奏當干和召災實由于此意蓋以諷帝也浙江薦饑或言宜令罪人出粟除罪世達言法不可廢寧赦毋贖赦則恩出于上而法猶存贖則力出于下而人滋玩識者韙之十八年改左都御史兵馬指揮何价虐死非辜三人御史劉思瑜庇之世達劾奏帝鐫思瑜秩令奉使還者覈加考覈自是復劾罷韓介等擬人臺綱爲肅帝時深惡言官下詔申飭責以挾私報復世達言人品不同心術亦異劾忠持正者語雖過激心實無他即或心未可

知而言不宜廢並望聖明容納惟緘嘿取容依阿趨
赴然後加之黜罰則讜言日進邪說漸消帝報聞時
光宗未正儲位廷臣建請者多獲譴世達言列聖御
極但有皇嗣即行冊立初未嘗舍長以待嫡其出講
多在冲齡無過時而廢學者今東宮未建恐左右觀
望猜疑易起而皇子知識日開蒙養宜豫惟聖明亟
斷又言諸臣為國任事直言觸忌本不求名上能容
之則美歸于上若以為沽名而罪之則適彰其名且
非所以勸直也帝皆不省二十一年與吏部尚書孫
鑨同主京察斥政府私人殆盡考功郎中趙南星被

劾掇官世達爭之反除南星等名于是世達求去不許其秋吏部侍郎趙用賢以絕婚事被訐世達明其無罪郎中楊應宿鄭材詆訐世達遂連章乞休去世達練于事直而不激通而不隨有古大臣風歸七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敏肅

曾同亨字于野吉水人父存仁雲南布政使同亨舉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改禮部再改吏部故事丞簿以下官聽胥吏按次銓注同亨不可悉躬親之與陸光祖李世達齊名隆慶初為文選郎中薦用遺佚略盡張居正在政府屬八人可為學使者皆

不應進太常少卿請急去萬曆初起大理少卿歷順天府尹究平大興歲徵雜費萬二千金同亨力裁節徵額為減四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御史劉臺得罪張居正同亨臺姊夫也給事中陳三謨欲并逐之因言同亨羸弱不任職詔調南京同亨遂移疾歸九年京察拾遺給事中秦燿御史錢岱等復希居正指列同亨名勒休致居正卒起南京太常卿召為大理卿遷工部右侍郎督治壽宮節浮費三十餘萬十六年由左侍郎進尚書劃立勾稽法歲月為經收支為緯吏不得施奸軍器歲自外輸者率不中程且費

多請半收其直免軍民勞困又請減織造之半皆報
可給事中楊其休請停減上供磁器同亨爲言不從
汝安王妃奏乞橋税同亨拒之帝竟如妃請内府工
匠隆慶初數至萬五千八百人尋汰二千五百人爲
定制而中人濫增不已同亨疏請清釐已得旨及移
牒司禮監監臣遽奏寢之其休疏爭弗納十九年同
亨弟乾亨請裁冗員裕經費京衛諸武臣謂減己月
俸也大譁伺同亨出朝圍而詬之同亨連疏乞休不
得請九門工成加太子太保同亨方廉直亮能制節
謹度盛有時望不樂躭榮利力乞歸詔許乘傳且賚

銀幣二十六年起南京吏部尚書力辭不拜三十年再起故官累辭乃就職時詔取制帛萬疋疋直十金令工部輸金織監工部請與戶部協輸持不决同亨曰一帛十金估太浮矣第減直則費自省毋相競也議遂定時中使榷礦稅者所在虐民同亨率同列極諫且曰上苟不罷下將自停不則民盡爲變天下事去矣三十三年大計京官與考功郎徐必達持正不撓是年北察失執政意中旨留給事中錢夢皐等數人南察及同亨自陳疏亦久不下同亨適給由入都遂引疾詔加太子太保致仕同亨初入吏部蔡嵩其

鄉人尚書吳鵬則父之同年生也同亨舉無私謁嵩止宿署舍彌月不歸雅與羅汝芳耿定向交善尚書楊博痛詆僞儒同亨奏記曰此中多闇修非可概斥即使陽假名義視呈身進厎恬不知恥者孰愈哉卒年七十有五贈少保諡恭端弟乾亨

乾亨字于健少穎宕佚初下第從同邑羅洪先遊遂折節自檢束登萬曆五年進士除合肥知縣調休寧丈田令下里井騷然乾亨善區畫事集而民不擾十一年入拜御史會給事中馮景隆劾李成梁被謫乾亨抗言尚書張學顏曲庇成梁蔑棄公論覆疏盛稱

成梁功以激上怒而重言官罪險猾無大臣節且汚黷狼籍諂事要津人知傾陷劉臺者王宗載阿奉助成者周詠于應昌不知寔學顏發縱也今宗載等已伏法學顏不可復居位疏入帝怒黜為海州判官稍遷大名推官歷光祿少卿十八年冬勅兼監察御史閱視大同邊務劾罷總兵官麻貴以下十餘人大同故有土兵歲餉萬二十石率兵自徵之民間不勝繁擾乾亨議留兵二百餘盡汰之省餉過半屢奏備邊事宜輙中機要諸武弁之詬同亨也大學士王家屛遺諭之曰天下有叛軍寧有叛臣若曹于禁地辱大臣

罪死不貸諸人恐乃散去尚書石星言乾亨疏本不爲京衛發乃諸人詐辱貴臣大傷國體給事中鍾羽正等亦言之不報時議欲貰其罪家屏密揭力爭始奪掌後府定國公徐文璧祿半歲而治首事者以法乾亨尋進大理丞遷少卿考功郎趙南星以考察事被斥乾亨抗疏論救語侵執政復移書辨之執政不懌廷推巡撫者三俱不用遂引疾歸未幾卒乾亨爲人剛介言行不苟與其兄並以名德稱

舒化字汝德臨川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衡州推官改補鳳陽入爲戶科給事中隆慶初三遷刑科都

給事中時穆宗頗任宦官吉多從中下三年十一月
化言法者天下之公也臣等官以刑名爲陛下執
法請自今大小罪犯悉付法司訊報不當則臣等論
劾以章明憲若乃不合上指竟自勅行則愛憎喜怒
未必皆當而法司與臣等並爲虛設詔是其言冬至
郊閑帝咳聲嘶推論陰陽始復之漸人主宜法天養
微陽詞甚切直踰月有詔言宊肯游至由御院政事
不修令廄衛審察以聞於是舉朝震駭諸大臣皆引
罪乞罷化偕同列言國家設廄衛徼巡輦下惟詰奸
究禁盜賊耳若夫駕馭百官乃天子之權而糾察非

法則責在臺諫豈厰衛所得干今命之刺訪必將關羅織之門逞機阱之術禍貽善類使人人重足累息何以爲治且任厰衛者非能自廉察也必屬之番校使皆刻鷙見事蠭起何所不至陛下不信大臣顧反信若屬耶御史劉思賢等亦極陳其害帝並不從然事亦竟寢有校尉負屍出北安門兵馬指揮孫承芳見之疑有奸繫獄鞫訊詞連內官李陽春陽春懼訴于帝言尉所負非死者出外乃死承芳不宜妄生事刑校尉帝信之杖承芳六十斥爲民化奏臣嘗爲陛下言人主在上當使法信於下既獲請矣奈何以弗

信繼之請以陽春所奏下法司勘問不納四年熱審請釋累臣鄭履淳李芳及朝審又請釋李己皆得宥時高拱當國頗專恣化每事執爭路楷揚順以搆殺沈鍊論死拱欲為楷地謂順實首禍順死楷可勿坐化取獄牘示拱曰獄故無鍊名有之自楷始楷誠罪首第罪順何以謝天下拱又議宥方士王金等罪化言此遺詔意即欲勿罪宜何辭于是益忤拱出為陝西叅政再疏致政歸萬曆初累擢太僕少卿俊以疾歸十一年由南京大理卿召拜刑部左侍郎雲南緬賊平帝御五鳳樓受俘化當讀奏詞音吐洪亮進止

有儀帝目屬之會刑部缺尚書手詔用化化拜命即上疏言陛下仁心出于天性故知府錢若賡知州左復乾皆以殘酷得罪一論死一遠戍今請飭大小臣僚各遵律例毋淫刑以戕民命又言大明律一書高皇帝揭之兩廡手加更定今未經詳斷者或命從重擬罪已經定議者又詔加等處斬是謂律不足用也去冬雨雪不時兩京異災頻見咎當在此帝優詔答之會續修會典化因輯嘉靖三十四年以後事例與刑名相關者三百八十二條奏之詔頒示中外十四年應詔陳言請信詔令清獄訟速訊讞撤檢驗禁究

濫而以格天安民歸本聖心帝嘉納焉帝既益習政
事慮羣下欺罔間有許發輒遣官逮捕牽引證佐文
案累積頗事多不核化言主術貴執要不當侵有司
徒使人歸過於上而下反得緣以餙非潞王府小校
以事為兵馬司吏目所笞帝怒逮吏目詔獄掠至死
又罪其捕卒七人化爭之詔但罪為首一人餘並獲
宥明年京察拾遺南京科道誤及化衆憤請辨化嘆
曰安有大臣被口語自疏剖白者義有去而已且言
官糾拾法也寧吾一人受枉可使國法自此不行哉
遂三疏乞歸帝不許會盛暑當慮囚復起視事中眥

傳帝意宥重辟三十餘人化爭不可詔卒從其議尋
稱病篤乃聽歸卒贈太子少保謚莊僖
辛自修字子言襄城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除海寧
知縣案無留牘他邑獄訟多質成焉課最擢吏科給
事中奏言吏部銓注遴才要矣量地尤急邇京府屬
吏以大計去者十之五豈畿輦之下獨多不肖哉良
以地艱而事猥也請自今量地劇易以除官量事繁
簡以注考庶賢士不格於求備而中才亦得自全吏
部善其言請令撫按舉劾如自修指俄巡視京營內
府軍器兵仗二局掌以宦官率耗蠹不中程用自修

言命工部及巡視官督理已主者沮之第令部臣閱
視而已時鎮遠侯顧寰與營務協理則僉都御史李
燧自修以二人不勝任請飭戒寰罷燧別用從之歷
遷禮科都給事中誠意伯劉世延典南京後府素不
法至是自陳鋪揚功伐語多怨訕于是自修極論其
奸詔革任禁錮時凡王府奏請禮部吏率稽延待賕
自修請剋限題覆劾不如期者詔可隆慶元年給事
中胡應嘉言事罷斥自修抗救未幾論奪尚書顧可
學徐可成侍郎朱隆禧郭文英贈謚以可成由黃冠
文英由工匠可學隆禧俱以方藥進也推太僕少卿

引疾歸萬曆六年起應天府丞再遷光祿卿八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六府奏減均徭里甲銀六萬兩增蔡雄任丘二縣堤以禦滹沱水患先是每防秋巡撫移駐易州徵所部供費至是防秋已罷而徵費如故自修奏已之入歷大理卿兵部左右侍郎十二年擢南京右都御史有御史沈汝梁者巡視下江用餽遺為名盡括所部贖鍰自修得其狀劾奏之時帝方欲懲貪吏得疏喜遣中使至內閣問辛都御史泚官未久即糾發屬僚趙都御史錦雅號公正二三年間不聞論一人何也閣臣申時行言南都地遠法弛

故有貪吏若轂下固應不問帝乃命逮治汝梁已而
錦憂去特召自修代之十五年大計京官政府欲庇
其私人去異己者吏部尚書楊巍承意指惟謹自修
患之先期上奏請勿以愛憎為喜怒排抑孤立之人
帝善其言而政府不悅有朝士貪競者十餘輩皆政
府所厚自修欲去之給事中陳與郊自度不免遂言
憲臣將以一眚棄人一舉空國於是自修所欲斥者
悉獲免已而御史張鳴崗等拾遺首工部尚書何起
鳴起鳴故以督工與中官張誠厚而雅不善自修或
謂起鳴曰公有內主倘能攻自修去則大柅執政意

即與偕歸他日當不失故物也起鳴大喜遂許自修
挾讐主使而與郊及給事中吳之佳助之于是御史
高維崧趙卿張鳴岡左之宜不平劾起鳴飾非詭辯
時帝已入張誠言頗疑自修得疏益不悅曰朝廷每
用一人言官輒紛紛排擊今起鳴去爾等灼見孰堪
此任者其亟推舉毋辭又言大臣當純心奉國懲適
萃非不宜挾私牽委任意獨指自修也維崧等具疏
引罪無他推舉帝怒遂悉出之外給事中張養蒙申
救亦奪俸自修不自安亟引疾歸自修剛介端亮其
進也非執政意故不為流俗所容二十年起南京刑

部尚書明年春復以工部尚書召未上卒贈太子太保謚肅敏

郝杰字彥輔蔚州人父銘御史杰舉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隆慶元年巡按畿輔中使捕兔寶坻戕禾稼杰奏乞罷還其冬寇大入永平疏請蠲昌黎樂亭撫寧盧龍徭賦且言比年以來罰行于文臣而弛于武弁刑及于主帥而畧于偏裨致將不用命臨敵先奔請飭法以振國威俱報可已劾薊督劉燾巡撫耿隨卿擁兵觀望寇退則斬割死者妄報首功又奪遼東將士捧擭厓戰績肆為誣罔并論副使

沈應乾遊擊李信周冕罪帝爲黜應乾下信冕獄寨燾隨御還籍聽勘明年春詔遣中官李祐督蘇杭織造工部執奏不從杰率同列上言往歲極詔書已罷撤織造官甫一年而敕使復遣非帝王晝一之政也且東南賦役煩苛民力殫竭不堪更擾乘輿御服所用幾何而工費徵求率踰數倍內臣聲勢熏赫有司剝下奉之愚恐將謂陛下爲惠不終損聖德非小帝終不聽未幾駕幸南海子命京營諸軍盡從輔臣徐階尚書楊愽等諫不聽杰復與同官爭之卒不獲命刑部侍郎洪朝選以拾遺罷上疏自辨杰等劾其違

劾遂削職以嘗論高拱非宰輔器爲拱所嫉及拱再
召杰遂請急去六年拱罷起故官旋以私議張居正
逐拱非是出爲陝西副使歷浙江按察使再遷山東
左布政使被劾責降遼東苑馬寺卿兼海蓋道兵備
久之以勞加山東按察使十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
撫遼東明年寇大入塞督諸將擊走之獲首功二百
八十録一子官時李成梁爲總兵官專結納中朝貴
要及督撫共事諸臣相與爲誑欺寇每入塞則斂兵
縱其殺掠既退始潛兵尾之稍襲老弱爲功否則掩
戮難民截死人充級或乘虛出擣零部誘殺附塞者

虛張功伐如是積二十年杰至獨不與諸將比功罪必準其實十九年春成梁用參將郭夢徵棻使副將李寧出襲板升失亡無算猶以所獲老弱二百八十級飾功要敘杰曰吾敢以罪為功誑明主哉具奏草直言其故如故事要總督巡按蹇達共奏達駭欲還之杰不從復以故草往達竟匿其草自為一奏諭功巡按御史胡克儉憤甚盡發成梁達隱蔽狀帝雖以閣臣言置不問朝議終以杰為不欺其冬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明年日本陷朝鮮達遷遣裨將祖承訓以三千人往禦皆沒事聞杰亦被劾帝特免之時

朝鮮王避難將入遼杰請擇境外善地處之且周給其從官衛士報可尋遷兵部右侍郎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又明年春召理戎政進右都御史日本封貢議起杰曰平秀吉人儓耳躪屬國敗王師罪不勝誅顧加以爵命使荒外聞之不將謂中朝無人乎議不合從南京户部尚書移疾歸久之起南京工部尚書就改兵部叅贊機務卒官賂太子少保

温純字景文三原人嘉靖末進士由壽光知縣徵為户科給事中隆慶三年穆宗既禫除猶不與大臣接純請遵祖制延訪羣工親决章奏報聞累遷兵科都

給事中貴州總兵官安大朝討土官安國亨敗績純請并罷巡撫王諍諍坐解職倭陷廣東廣海衛大殺掠而去總督劉燾以戰卻聞純劾燾欺罔時方召燾督京營遂置不問黔國公沐朝弼有罪詔許其子昌祚襲爵純言朝弼事未竟不當遽襲中官陳洪有寵請封其父母純執不可言官李己石星獲譴抗疏救之初趙貞吉更營制三營各統一大將于是以恭順侯吳繼爵與五軍而都督袁正焦澤與神樞神機二營繼爵恥與正等同列固辭帝爲罷二人盡以勳臣易之純言宜廣求將才毋拘世爵不納已而復命

文臣三人分督之時號六提督純以政令多門極陳其不便遂復舊制俺答請貢市高拱定議許之純以爲弛邊備啟危心非中國利拱惡其異議出爲湖廣叅政引疾歸萬曆初用薦起官河南十二年以大理卿改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躬行儉素以風厲羣吏所下教令率簡易可行甚有威惠入爲户部左侍郎進右都御史督倉場毋憂去起南京吏部尚書召拜工部尚書以父老乞養歸既終喪二十六年召爲左都御史時礦稅使四出所至逞毒有司逮繫纍纍純極陳其害請盡釋之不報已而諸奄

盜擴所至劉奪汙人婦女不異盜賊而四方無賴奸人蠭起言利有請開雲南塞外寶井者或又言海外呂宋國有機易山素產金銀渡海取之歲可得金十萬銀三十萬或言淮揚鹺鹽利用其羨歲可得銀五十萬帝並欣然納之遠近駭震純言緬人曩爲邊患雖幸撫之其心未嘗一日忘中國今已蹂躪蠻莫迫逐三宣撫矣寶井一開兵端必啟庸人且能知之陛下奈何不察也余元俊一鹽犯耳彼數千之贓不能輸而欲徒手得五十萬金將安取之不過思脫已罪肆惡以快志耳機易山越在海外必無遍地金銀任

人往取況稅監之威能行於中國決不能行於外夷不過假借召旨闌出禁物與番人市易利歸羣小害貽國家乞盡捕諸奸人付臣等行法而亟撤稅監之為民害者亦不報當是時中外爭請罷礦稅帝悉置不省純等憂懼不知所出乃倡諸大臣伏闕泣請帝震怒問誰倡者對曰都御史臣純帝爲霽威遣人慰諭曰疏且下卿等休矣乃退已而卒不行三十二年廣東李鳳陝西梁永雲南楊榮並以礦稅激民變純又抗言稅使竊弄陛下威福以十計叅隨憑藉稅使聲勢以百計地方奸民竄身爲叅隨爪牙以萬計字

内生靈困于水旱困于採辦營造轉輸既罷然喪其樂生之心安能復勝此千萬虎狼耶頋即日罷礦稅逮鳳等寘於理亦不報先是御史顧龍禎巡按廣東與布政使王泮語不合起毆之泮即棄官去純聞劾罷龍禎御史于永清僉人也往巡撫陝西有貪聲懼純舉奏倡同列疏救龍禎顯與純示異以齊制純又數構是非與都給事中姚文蔚比而傾純純不勝憤上疏盡發永清交構狀并及文蔚語頗侵首輔沈一貫一貫等疏辨帝為下永清文蔚二疏而純劾疏留不下純益憤三疏論之因力丐罷帝乃謫永清而純

自是與一貫忤矣吏科都給事中陳治則給事中鍾兆斗皆一貫私人先後劾純御史湯兆京不平疏斥其妄純求去章二十上杜門者九閱月帝雅重純諭留之純不得已强起視事及妖書事起力為沈鯉郭正域辨誣楚宗人戕殺撫臣純復言無反狀一貫恐益深三十二年大計京朝官純與吏部侍郎楊時喬主之一貫所欲庇者兆斗及錢夢皐等皆在謫中疏入久之忽降旨切責盡留被察科道官而察疏仍不下純求去益力夢皐兆斗既得留則連章訐純楚事言純曲庇叛人且誣以納賄廷臣大駭爭劾夢皐等

夢臯等亦再疏劾純求勝俱留中已南京吏科給事
中陳嘉訓等極論二人陰有所恃朋比作奸當亟在
之而聽純歸以全大人之體帝竟手批夢臯等前疏
予純致仕夢臯兆斗亦罷歸純清白奉公五主南北
考察澄汰悉當肅百僚振風紀時稱名臣卒贈少保
天啟初追謚恭毅
裴應章字元闇清流人隆慶二年進士授行人擢吏
科給事中萬曆初三遷兵科都給事中御馬太監陳
輔託言駕出馬乏請太僕馬三千匹應章言御馬飼
秣費歲二十萬金苟馬不足則金有侵耗即馬足今

日不宜濫乞宜命官覈之詔乃裁半中都副留守于嵩為守備中官廖欽所劾兵部白嵩無過帝入欽言罷嵩應章抗疏伸部議不納考察軍政錦衣僉書王之化等當罷有私於應章者執不許竟劾之四年春詔遣大臣三人閱視諸邊以兵部司屬從應章以大臣行邊供張送迎不能無擾請罷之無已則省司屬格不行莊浪軍譟焚監司署總督石茂華以節制不嚴請罷參將裴尚賢巡按耿鳴世則以給餉踰期爲副使鄒廷望罪應章言二人法當並按但軍之譁不由乏餉則尚賢罪尤不可貸至驕軍悖驁急宜懲創

論者以爲允薊鎮屬夷炒蠻入犯前總兵湯克寬等
追擊死之巡按御史劉良弼劾失事諸將并及總兵
官戚繼光巡撫王一鶚應章論繼光訓練南兵初無
實效章並下兵部尚書譚綸右繼光與一鶚並停俸
應章以罰輕復爭之竟不從已劾貴州撫兵官吳國
大罪十帝爲罷國詰責撫按之不糾者應章居兵垣
久評覈功罪數晰事宜號爲稱職六年擢太僕少卿
養馬戶馬斃困追直應章爲請多所蠲減累遷太常
卿奏祀典當釐者四語詳禮志十六年鄖陽兵變辱
巡撫李材詔改應章右副都御史往代之至則戮其

渠魁而宥脅從亂遂定召拜戶部右侍郎以老乞歸省遭喪服除起故官尋改吏部進左侍郎尚書蔡國珍致政應章署部事會帝以擢舉事積怒吏部敕應章會都察院甄別前後諸司屬已而列上帝不盡從於是削籍者四人改調者十八人僅五人得留一時銓曹賢才殆盡廷臣皆言譴謫過多弗省也二十八年拜南京工部尚書以鷹架楠木為民累請罷之謝病去久之起南京吏部尚書屢辭不拜卒於家贈太子少保天啓初賜謚恭靖應章初官京師與御史侯官蔡夢說給事中蘄州李盛春以名節相砥礪故三

人歷官皆有聲夢說至布政使盛春字淑元隆慶五年進士改庶吉士萬曆初授吏科給事中奏言捐貲之例但可假以冠帶不宜授州縣佐貳使之牧民於是遂罷進右給事中出為廣東左參議乞休去用給事中姜應麟薦起江西右參議歷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中官王虎以採礦至盛春極言地接山陵不宜開鑿帝命妨陵脉者罷之餘勿撓沮虎遂遣爪牙四出大為民害盛春悉捕繫之虎怒劾盛春抗旨嚴詔切責令盡釋繫者虎於是益橫比閭騷然盛春復抗疏極論帝憚其詞切留不下盛春素直亮廉慎故能

力戰强暴貪吏皆斂跡以土蠻別部內附進右副都御史旋改南京兵部右侍郎未上會京察自陳帝猶嫌其前疏遂令致仕久之卒天啓初追謚恭質

趙參魯字宗傳鄞人隆慶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改户科給事中萬曆二年慈聖太后作廟涿州以祀女神工部及工科吳文佳執奏不從參魯抗疏斥其不經且言近者南北被寇流害生民興役濬河罰及妻子陛下先後發帑治橋建廟已五萬有奇苟移賑貧民植福不更大哉亦不聽內廠歲支粟可五萬石然焉無幾參魯請覈實從之其冬南京閹人張進醉辱給

事中王順其長已撈治奏請革斥而給事中鄭岳論
京給事中楊節等交章論未報參魯復上言進乃守
備中官中信之黨不併治信撫以厭人心時信方結
司禮馮保保怒張居正承保指奪岳等俸謫參魯高
安典史巡按御史撤主白鹿書院居二年遷饒州推
官擢福建提學僉事時居正嚴法懲學校諸學使者
操士如束濕參魯獨從寬簡一日得父書心動立投
牒乞歸撫按堅留之不得至則父果病踰年與母相
繼歿執喪毀瘠服除仍督福建學政十一年入為光
祿少卿三遷南京太常卿故事百官賀萬壽畢更衣

謁孝陵長至亦先賀冬而後陵祀參魯疏言祝釐之日有事寢園則歡情不暢祀陵之禮反後朝賀則莫獻不虔請正其誤報可十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申嚴海禁捕戮姦商通倭者親行海上蒐軍實詰戎兵礦事大餙部內寶豐瑞應二銀坑有支提寺奸究叢焉僧大遷者賷緣宮掖齎所賜藏經銅佛儀仗聲言來止支提所至恐喝有司參魯怒毀寺徙其僧大遷聞逸去海上番僧欲仿香山故事建寺內地參魯奏禁之琉球貢使報倭將入寇參魯募水卒增戰艦費踰三萬皆奏留還餉不以煩民漳州卒譁諸

司恐爲變欲勿罔參魯曰是廢法養亂不可縛其黠
誅之軍帑有羨悉以饗士比遷大理卿籍二萬兩援
代者銖黍無私焉二十年召爲刑部左侍郎改兵部
旋改吏部日本封貢議起參魯以貢必道寧波恐貽
桑梓害力持不可總督顧養謙闢之不懌既爭於朝
且言參魯于倭情最熟宜令任之章下廷臣參魯復
持前說因著東封三議辨利害甚析其後封事卒不
成在吏部與尚書陳有年文選郎顧憲成同志銓敘
一清二十二年拜南京刑部尚書南京法令久弛參
魯力杜請託僥倖者不得逞誠意伯劉世延素驕恣

不道至是姜指星象欲起兵勤王語甚悖被劾下吏參魯當以死世延窘反誣參魯參魯不爲動南京工部主事趙學仕以侵牟爲侍郎周思敬所劾初擬謫戍學仕移罪家僮法司遂于輕比御史朱吾弼復劾之并及參魯言學仕爲大學士志皋族父故參魯庇之給事中劉道亨侯廷佩亦相繼劾參魯疏辯且乞休吏部尚書孫丕揚等言參魯履行素高不當聽其去詔留之九載考績加太子少保帝知參魯雅有清望欲用爲吏部大學士沈一貫以同里引嫌乃已又三年加太子太保致仕卒年七十三謚端簡子體仁

以任仕至刑部郎中清白有父風

張孟男字元嗣中牟人嘉靖末舉進士授廣平推官隆慶二年以治行高等召瀕行失巡按御史意中之銓司故事考選者十九得給事御史間注部曹而最殿一人為府佐孟男竟得漢中同知入為順天治中遷刑部員外郎改禮部進尚寶丞治中轄轂輦秩五品騶從嚴員外郎則稍減尚寶丞素帶不得執象笏人為嘲曰張公三官騶減半官無厚素帶花落象盡不足纔以於孟男殊安之高拱以內閣兼吏部門生戚屬皆都要地出入干謁無虛日拱妻孟男姑也獨

守閒曹自如公事外無私謁歲時一起居其姑而已拱嘗語其妻爾家尚璽何隷我妻謝曰公在事不以妾故私此子此子亦不以妾故干公妾知免矣拱一笑意解及拱被逐瑯琊出國門所親皆避匿不相聞孟男乃獨留拱邸佐治裝餞之郊外慰藉備至拱感動垂涕而別張居正初得政頗留意人才或勸孟男䐗就之笑曰鄉親者尚隷今乃令隷者親乎居正初亦重之三遷南京太僕少卿孟男踸踔無所報謝大失居正意四歲不遷萬曆十年居正没始進本寺卿歷太常大理卿工部右侍郎皆在南京尋召至以本

官掌通政司事十七年八月帝始倦勤不視朝孟男
疏諫曰祖宗朝日在御門臣司日奏事凡中外章疏
急則應時裁決緩不過三日率御前承旨下之諸司
今陛下八月不視朝矣災異頻仍坤靈震動年穀不
登人相啖食羣臣久不見至尊進無所關其忠退而
上書置不省天地否塞萬幾日隳政圖何以銷塞災
異日者嶺南人訟故都御史李材功蔡人訟故僉事
世卿狂章并留中其人須緊兵馬司橐饘不繼莫必
其生虧損聖德無此爲甚奏入帝心動乃間一御門
其冬改戶部進左侍郎明年拜南京工部尚書又明

年就改户部時倉儲僅支二年孟男患之請重督儲大臣權課殿最自是歲入始登有七年之蓄部諸郎出権税者多擇便利自饒孟男爲定制以先後爲序諸郎多不悦謗之南京御史陳所聞遂劾孟男貪鄙章下吏部尚書孫鑨自南部徙雅知孟男言孟男忠誠謹恪臺臣所論事由郎官不待勘而後明也帝乃留之孟男求去詔不允且命核主事江來岷出納弊而孟男再疏請詞加切乃聽歸二十五年召拜故官時度支漸詘往往取給于南部南部亦不支孟男始至藏吏言庫金不滿五萬僅支兩月餉孟男蹙然遂

多方撙節酌緩急時嬴縮責逋負僅乃得無乏南中
修倉例屬工部孟男以羨金二千營之工部不知也
尚書裴應章久乃知之歎曰廉不近名張公之謂矣
時南都大僚多缺員孟男嘗兼攝三署三十年春率
同列上言頃有詔罷礦稅寓內生民歌舞相慶不謂
聖心旋悔輟而弗行致宦寺益張奸究愈恣人心離
叛憂在土崩幸深察羣言亟爲社稷計不報六年考
績加太子少保自再起南都又十年五上章乞骸不
許時礦稅患日劇民不堪命孟男疾革草遺疏欵千
言極陳其害且言臣備員地官所徵天下租賦皆繫

男市女股膏割肉之餘也臣以催科爲職臣得其職而民病矣聚財以病民虐民以摧國有臣如此安所用之臣不勝哀鳴非哀其身之死爲陛下惜杞人之憂耳其言沉痛屬其子上之以當尸諫明日遂卒孟男篤學長者性狷介子死官署吏以百金治含殮詰所由來曰羨也孟男曰奈何以私喪費公帑拒不受既卒南京尚書趙參魯等奏其清忠贈太子太保

李禎字維卿安化人隆慶五年進士除高平知縣徵授御史萬曆初傅應禎以直言下詔獄禎與同官喬巖給事中徐貞明擁入護視之坐謫長蘆運使知事

轉歸德推官入爲禮部主事三遷順天府丞十八年
洮河有警禎家西陲稔邊事盛言貢市非策因歷詆
邊吏四失帝以納款已二十年不當追咎始事遂寢
其議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條上課吏敎事言知
縣梁道凝素循吏反注下考宜懲挾私者以勵其餘
薦舉屬吏不應專及高秩即下僚卑職有如趙歧揚
果者亦當顯旌之歧果萬曆初以吏員超擢者也詔
皆報可二十年召爲左僉都御史再遷戶部右侍郎
趙用賢以絶婚事被訐戶部郎中鄭材復詆之禎直
用賢駁材疏非是語侵其父洛材憤復疏詆禎禎遂

乞休不允御史宋興祖言朝廷之留禎欲其表率僚
屬也顧禎與材薰蕕不同勢不并留倘念禎清節雅
操宜在朝端乞改材他部使之避禎全大臣之體乃
出材於南京禎尋調兵部進左侍郎二十四年日本
封貢事僨首輔趙志皐本兵石星俱被劾廷臣議戰
守者紛然章悉下兵部禎等言今日所議惟戰守封
三事耳封則李宗城雖徵楊方亨尚在若遽議罷無
論中國數百人淪於異域而我兵食未集勢難遠征
宜令方亨靜俟關白來迎則封不迎則止我惟以戰
守爲實務而相機應之且朝鮮素稱守禮王師所屯

宜嚴禁擾掠如諸葛亮屯田渭濱魏氏安堵如故方爲王者之師得旨如議而疏內言志皐星當去有詔詰禎昨詔止令議戰守事安得擅及大臣去留姑弗問志皐自是不悅禎明年二月星得罪命禎攝部事禎以平壤王京釜山皆朝鮮要地請修建大城興屯開鎮且列上戰守十五策俱允行後人歎上方畧多合機宜四川被寇禎言川陝接界而松潘向無寇患者以諸番爲之屛蔽也自俺荅西牧隴右騷然其後隴右備禦戢不得逞而禍乃移之川矣今之諸番疆半折入於西部臣聞地圖從北界迤西間道幸蜀地

多不隔三舍幸賴層巖疊嶂屹然天險如鎮虜堡爲障朧門户虹橋關爲松城咽喉關堡之外或嶺或崖皆可據守守阿王嶺則不能越啞際而窺堡守黄勝場則不敢踰塞瑕而逸關他如横山寨石崖尤爲要害皆當並議防禦令撫鎮臣計畫以聞報可禎質直剛方署事規畫頗當有欲即用爲尚書者志臯以故憾陰沮之而張位沈一貫雅與經畧邢玠經理楊鎬通亦不便禎所爲相與言禎本非將材惟蕭大亨堪任帝不聽其後玠鎬蓋無功志臯等又言東征之事臣等日夜憂之今以樞筦之任付禎而禎拘守文義

未嫻軍旅猝有不虞誰其代者禎求罷復見留御史况上進劾禎庸鄙帝亦不聽已而甘肅缺巡撫禎以劉敏寬名上給事中楊應文言敏寬方坐事勘不當推舉帝以詰禎禎言前奉詔敏寬須巡撫缺用臣故舉之帝怒禎不引罪調之南京後考察南京言官拾遺及禎遂命致仕三十七年起南京刑部尚書踰年復引疾不俟報徑歸帝怒大學士葉向高上言李禎實以病去難可深責臣思十餘年來大臣乞身得請者百無一二如輔臣李廷機部臣趙世卿皆羈留數載疏至百餘上今尚書孫丕揚李化龍又以考察軍

政疏不下相率求去若復瑣碎瀆擾實傷國體但諸臣求去之故亦有數端如疾病則當去被言則當去不得其職則當去此皆出於至情誠欲禁諸臣之擅去必先曲體其情可留留之不可留則聽之毋事虛拘如此臣子之進退朝廷之體統均不失矣帝竟奪禎職閒住未幾卒

謝杰字漢甫長樂人萬曆二年進士除行人偕光祿少卿蕭崇業冊封琉球却其餽贐既還朝其使入謝仍以金餽杰言於朝而返之以奉使勞擢光祿丞進少卿署寺事內庭有宣索多執奏歷兩京太常少卿

故事南京歲祀懿文太子凡九率以祠祭署官奉祀杰言祝版署御名而遣賤者將事於禮爲褻請如哀冲莊敬二太子例遣列侯代帝是之乃用南京五府僉書官累遷順天府尹二十一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時屬吏被薦者多修謝杰曰賄而後薦干戈之盜薦而後賄衣冠之盜人以爲名言進南京刑部右侍郎二十五年春杰以帝荒於政事疏陳十規言前此媚于兩宮色養維一今則定省久曠慶賀亦踈孝安太后發引并不親送前此太廟時饗罔弗躬親今則每饗皆代前此經筵臨御聖學日勤今則講官

徒設講席久虛前此宵衣戒旦披星視朝今則高拱深居累年不出前此旱魃為虐步禱郊壇今則圜丘大報久缺齋居寢宮告災亦忘修省前此四方旱澇多發帑金今則採礦榷稅宇內騷然前此用財有節府庫充盈今則歲進月輸度支告匱而江右之磁江南之紵西蜀之扇關中之絨率取之逾額前此樂聞讜言獎用直諫今則封事甫陳眾論隨降但經廢棄永不賜環前此撫卹宗室恩義有加今則楚藩見誣中璫旋出以市井奸宄間骨肉懿親事既烏有刑猶縱加前此官盛任使下無曠鰥今則大僚屢虛庶官

不補政事怠廢百職不熙是陛下孝親尊祖好學勤
政敬天愛民節用聽言親親賢賢皆不克如初也不
報召為刑部左侍郎三十年冬擢户部尚書督倉場
時四方遇災率請改折是歲漕粟至者視舊額僅三
之一杰大以為憂請歲運必三百萬以上方許議折
毋藉口災傷輕變祖制從之明年杰以漕舟踰期不
至為齋沐虔禱是冬河冰不合舟得畢達人以為異
又明年暴疾卒官初杰父教諭廷采家居老矣族人
假其名逋賦縣令贛人劉禹龍言於御史逮之杰代
訊幾斃後撫贛未嘗修郄時服其量

論曰世達以下諸臣立朝丰采實不媿於古人如國本邊務厤衛計典言路礦稅諸大事不憚披陳强諫爭執不撓故雖時事隳窳衆言淆亂而維持國勢不至墜隕亦諸臣之力居多也然並以失執政意齟齬潦倒鮮克有終惜哉

石星　宋應昌　顧養謙

孫鑛　邢玠

石星字拱辰東明人生時母夢大星墜懷遂以爲名舉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官行人擢吏科給事中隆慶元年上疏曰竊見陛下天顏漸癯視朝漸稀章奏頻閣經筵屢廢銳志少減於初年惰政將貽於後日臣目擊心憂是以發憤直言不避斧鉞夫人主一身祖宗所付託臣民所瞻仰今爲鰲山之樂則必縱長夜之飲爲長夜之飲則必極聲色之娛語曰皓齒蛾眉

命曰伐性之斧艹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陛下倘不急戒萬一起居失調聖躬虧損雖悔奚及祖宗經筵日講之制定於二月列聖相承不廢今言官屢經申請未見舉行何以成就德業陛下初即位未明求衣宵旰方食自正月以來稍倦于勤此必奸諛之徒迎合聖意謂先帝二十年不出宮闈天下晏然勸陛下效尤夫先帝雖不視朝紀綱振肅太阿獨持故百司奉行無事然其實天之詔有曰朝講之儀久廢則亦悔之矣陛下當久廢之後萬幾叢脞非深加勤惕何以作精明之氣保有厥終又人臣隨事建言與人主

聽之速允故君無稽命臣無隱情陛下之於言始未嘗不速允也今更不然豈迂拙不當聖心故濡遲以示警耶抑左右內臣抑遏章奏不使達於宸聽耶臣嘗數之事有關於聖躬者則留中不下關於內臣者則稽遲不允甚或以此得罪如此則雖指鹿爲馬之奸南詔喪師之禍無由知之矣且邊報軍機呼吸利害稽涉猶緩爲禍豈細故哉陛下虛心求諫初詔軍民直言無隱後以太常少卿周怡誤犯忌諱怒而遷之外職又給事中陸鳳儀偶遺聖旨怒斥爲民自此言路少塞夫二臣之過非巨慝也非大不敬也而陛

下已不能容設有披鮮引裾之事不審又何以處老乎方今公道昭明讒說絕息而一二內臣威福自恣因言官攻發其奸切齒中傷言或過於直者則曰此人欺上過於激者則曰此人慢上漸漬既久讒譎遂加臺諫由此喪氣杜口結舌彼得益肆其無忌憚之爲而天下將至於不可救此非人臣之利尤非國家之福也臣憂深慮苦冀倖萬一之聽雖冒萬死無恨疏入帝怒以爲訕上詔杖六十黜爲民中官滕祥監杖祥以造作奇巧得幸星大詬之祥怒予重杖星絕而復甦其友工部郎中務文熈持之而哭即解官護

之俱歸星妻鄭誤聞星已甦遽觸柱死聞者哀之萬曆元年起故官累遷左副都御史歷兵部左侍郎十五年三月進工部尚書明年秋車駕幸山陵閱工加太子少保十八年改戶部是時上下姑息綱紀頹隳九邊雖無警而國用滋侈帑藏虛耗星在工部時以四方災傷而織造不已數有論諫比鈞校戶部歲費四百餘萬而太倉見銀僅四十萬累朝藏金亦止百七十萬九邊年例無所取給南畿浙江湖廣災疫相繼中原亢旱星具以狀聞請下廷臣集議于是御史馮應鳳等上疏畧言九邊虛冐日甚舊宣鎮撫賞銀

二萬兩而十五年後至七萬七千馬價九萬二千兩
而十五年後至十八萬八千薊鎮南兵多逃故而歲
給六十萬之額不減內庫黃白絹疋漆蠟顏料皮膠
俱有餘積而歲徵諸路進解又增金花銀二十萬兩
中官食俸者數倍于登極之初此皆糜廩餼蠹財用
之大者有詔上供物料及中官食俸如舊餘下戶部
星于是專覈邊計建白十四條以明年三月下閱邊
使者裁減軍需由是邊吏承風務爲刻削星甫陟兵
部而京衛流言不遜尚書曾同亨幾不免又明年寧
夏卒亦反以刻急殺巡撫都御史党馨星條上方畧

下總督魏學曾等九月破賊然自是兵端亦起天下滋多事矣其年倭大入朝鮮國人請救星欲自將救朝鮮帝溫詔留之而趣經畧宋應昌提督李如松赴援先是關白平秀吉篡其主山城君自號大閤王雄桀善用兵而朝鮮釜山舊有倭户流寓闌朝鮮弛備是年四月秀吉遣其將行長清正等猝入其國國王李昖倉卒棄王京奔平壤復走義州朝鮮八道幾盡沒王子陪臣就俘詔副總兵祖承訓將遼兵三千救之大敗平壤中朝震動瀕海州縣皆增戍而是時寧夏未平力未能討游客沈惟敬者嘉興人頗習倭事

而詭請無賴以秘策于星星遣之入倭還言行長願請封貢以去平壤爲信星大惑之二十一年春師久無功行長復請于惟敬帝從羣議不許星令惟敬陰許之大學士趙志皐助星主張於内應昌附和於外要以獻王京返王子陪臣即如約惟敬又私許和親小人無知辱國萬狀星不寤也四月倭果棄王京退屯釜山自漢江以南朝鮮故土悉定星益信其功可成矣給事中侯慶遠疏請旋師星以爲然量留南兵防戍而盡罷諸軍當是時星應昌以封貢款倭倭以封貢退師而中朝猶未知也六月倭復送還王子陪

臣遣其將小西飛隨惟敬俱來中朝始知之於是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巡按山東御史周維翰疏劾應昌應昌初抵諱言臣許封不許貢臣之許貢特借以誤倭前破平壤收王京皆用此策非實許也星亦爲應昌上疏曰經畧應昌以撻伐爲威以許貢爲權異成功無嫌詐計而其遣使行間臣星實與之謀今臺省諸臣不能釋然夫通貢屢奉明詔孰敢輕許即封號亦未嘗輕假也行長尚在西浦關白未具表文計出要求未可遽聽方令經畧提督諭行長歸國關白進表然後議於是惟敬以十月癸卯再使倭索關白

進表當是時倭屯釜山方運糧築室爲持久計而如
松妄言倭衆已歸星欲并撤南兵給事中吳文梓爭
之不聽二十一年春總督顧養謙亦爲倭請封且主
撤兵帝下詔褒美於是都給事中王德完疏劾星曰
尚書星集臺省諸臣會議倭情謂一封之外似無他
事臣因問星曰總督自詭能絕貢市信否星曰未可
必也釜山倭肯盡歸否星又曰未可必也由此言之
倭之封而不貢去而不留從如捕風捉影何可輕信
臣又覽惟敬答倭書云有許爾封貢之語及傳示倭
表亦曰永獻海邦之貢則固明白言貢矣而諸臣俘

若不知又覺行長答惟敬書有和親之說及朝鮮陪臣金睟言於養謙曰倭職大軍不能久處則繼之以必不可聽之說播在人耳而難以口道然則惟敬許和不止貢市何謂一封可了耶夫名器難假以關白篡弑而錫之王封號召三十六島未服之豪傑是虎而翼也安見其可且使倭之欲而果止於封也不復要我貢市聳我華夏假虛名以息戰鬪誠亦未為非業今倭欲無厭倭信難終假令星與養謙陽奪而陰予先許封號以姑塞廷臣之口而徐為之請貢市是謂欺君假令秀吉行長陽服而陰叛偃然受封以伺

我之不備患生噬臍是謂誤國當世廟時倭寇蔓延東南流毒甚慘今大業復敌覆轍相尋是惟敬誤星星與經畧總督誤陛下也雖絕要領伏斧鑕臣竊謂焉夫犬羊喜怒難期桑土綢繆責豫今星曰倭得封即飈去不我犯也臣曰倭即犯胡以應卒星曰吾與總督巡撫三人當之臣曰何足當三人即捐軀其如二祖列宗之神器何臣曰遼左戰士有幾星曰不過二千臣曰二千孫卒豈足禦數萬之倭星曰戶部糧餉無措諸臣曰吳惟忠駱尚志南兵不宜速撤星曰業已先歸諸臣曰劉綎兵雖撤宜屯遼左觀變星曰

川兵難久客不如募土著相與沓嗟太息沿海邊防一無足恃方爭誇倭之畏威悔罪而張以爲功三尺童子知其不然而以蒙聰明不世出之主此臣所爲扼腕而撫心者也給事中逯中立徐觀瀾趙完璧御史顧龍禎陳惟芝皆疏論如德宄指未幾養謙罷請封貢并許并開市寧波于是朝議大譁尚書陳有年羅萬化侍郎趙參魯科道林材甘士价等爭言不便星亦張皇不敢決業請絕封貢矣其九月朝鮮王昖請封倭以保國帝由此發怒罪前議者切責星不能主張大事星初議行長歸後方行册封至是遂請先

封曰倭久屯釜山請封未得我既失信彼又懷疑故
封後而敕令盡歸宜無不聽于是遂詔小西飛入朝
要以三事一勒釜山倭戶盡歸一仍許封不許貢一
誓不犯朝鮮小西飛悉應如響十二月癸酉星遂請
於帝遣臨淮侯勳衛李宗城都督僉事楊方亨同惟
敬使倭冊平秀吉為日本國王賜皮弁詔敕給金印
明年正月又請授行長以下之人官皆都督僉事大
學士志皐請速其行惟恐封事之不成也宗城等將
命經年至十一月始抵釜山不敢渡海又明年正月
惟敬詭云習禮偕行長先往給事中徐成楚上疏曰釜

山流寓倭户百十餘年矣祖宗墳墓在是誰怨懟
乃以數萬安土重遷之衆順指於沈惟敬之一言而
不難東徙豈一封之力遂能至是乎臣未敢信也惟
敬市井無賴非有忠信廉潔之行可以倚仗彼其所
以設行長與其報石星者未必盡符也抑陰輸彼國
以情而陽欺石星以術乎據云昨歲七八月間倭户
渡海者六萬八千餘人矣今又四閱月計其遊魂餘
種當無孑遺李宗城尚何顧忌乃趦趄不前耶臣又
未敢信也封豕長蛇漸不可測桑土未綢備之在預
今寧海將吏為封撤儆久矣乃使臣狼狽於境上倭

奴驚鰲於島中彼求劉敬之盟我忍發書之辱悠悠道路衆口誼騰臣即不敢盡信爲實然亦不敢盡疑爲虛也是時巡撫李化龍總兵董一元奏報倭情各異而星獨信惟敬上言冊使入營一切供億不敢菲薄必無變計俄聞關白起兵二十萬欲犯中國且拘留冊使宗城大懼以四月巳亥夜半棄敕印遁還志皋星皆上疏引罪封議再絕矣而副使方亨受惟敬誑奏倭情無變詔擇科臣往使廷臣交章諫止帝切責阻撓下巡按御史曹學程詔獄奪都水郎中岳元聲職即命石亨爲正使惟敬副之以卒封事星再疏

請赴朝鮮處置帝慰留之星數上言關白望封甚切
惡清正阻其事已置之罪又言日本地震山崩海溢
死者萬餘人而詔使及從者不損一人倭衆益加歎
畏關白歸咎清正以爲阻封所致孥戮清正其說皆
本惟敬荒唐誕謾人皆知其不然而星愈信之未幾
朝鮮奏倭復興兵令清正將以今冬渡海二十五年
正月丙申方亨回至釜山甫奏秀吉受封謝表且至
而倭已隨入陪臣鄭期遠痛哭求援方亨知事敗始
上封事始末且云尚書星遺臣書云陛下喜金珠鶩
戕惟敬因買以進詭云秀吉所送星凡事欺罔因出

星前後手書十三封大指欲苟完封事無令督撫破壞而已遂奪星職然猶不罪也未幾倭破南原閑山帝始大怒治論賊誤國之罪九月逮星下獄論死妻子皆戍瘴鄉而惟敬亦爲總督刑玠所執封議始絶是時志皐應昌養謙皆主封貢而其端自星用惟敬始每廷論譁時志皐又委責於星故獨受其禍星本無筭畧不慮後患事初起語光祿丞綦悉苟不濟則繼之以死悉曰中樞繫天下安危奈何輕言死要在所用得人耳至是果以誤倚小人致敗既被繫猶上書政府剌剌以息兵省餉爲言辭旨酸感論者或諒

其心終不能寬其罪也其後竟死獄中天啟初侍郎鄒元標訟星志在為國且推寧夏之功詔復官還其子於戍所

宋應昌字桐岡仁和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知絳州入為刑部員外郎改給事中以天變疏請求言報聞出知濟南府累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進兵部右侍郎經畧朝鮮假便宜行事徵兵七萬轉臨德倉粟以給軍當是時倭將行長以沈惟敬言願還侵地請封貢不虞我師應昌與提督李如松秉間襲之遂取平壤進收開城黃梅平安京畿江源四道悉下清正

亦自咸鏡道退守王京應昌方誇平壤之捷上疏盛稱功伐絶不言封貢事朝鮮使人告曰倭棄王京遁矣如松聞之幷欲取以爲功遂將輕騎趨碧蹄館距王京三十里倭猝起圍之數重指揮李有昇戰死會揚元援師至乃解應昌如松由是奪氣陰許封貢而廹于朝議乃言許封不許貢久之遂奉部議撤兵然度倭情終變奏留萬六千人戍守又遺書于石星星不聽應昌度事不易辦引疾乞休給事中吳文梓請罷應昌詔以顧養謙代比還朝明請封貢並許益爲言者所攻遂免歸未幾録平壤功加右都御史應昌

去而石星獨受禍矣應昌初爲給事中爭俺答不宜
款貢及爲經畧更欲款倭以杖順義之功竟坐削職
二十五年應昌已卒其子守一訟其功于朝仍得復
官
顧養謙字益鄉南通州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户
部主事歷福建僉事平邵武兇遷廣東叅議討山賊
藍一清會廷鳳等皆有功進福建副使以與巡撫爭
禮左遷雲南僉事順寧知府猛寅以女弟妻大侯知
州遂襲據其塞養謙馳檄詰之寅懼返其地尋進浙
江副使與侍郎張佳亂平杭州兵變舉邊才備兵薊

州萬曆十三年夏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明年二月東部一克灰正等約土蠻一萬騎馳遼陽塞外挾賞而諜報蟒户伯户及青把都等方欲分道入寇蓋謙與總督王一鶚總兵李成梁議先伐其謀成梁遂出鎮邊塞二百餘里遇于可女林大破之斬其酋二十四人獲級九百餘養謙以功進右副都御史會歲大饑請弛海禁以便民又請發天津通州倉粟及本鎮餉軍銀易米十萬石賑濟皆報可是時北關逞加子卜塞仰加子那林孛羅復強與南關王台子猛骨孛羅孫歹商相仇殺參政王緘議撫猛骨以輔歹商

俄猛骨叛從扎闌養謙奏械玩寇貽患而馳檄諭降扎闌不從十六年三月養謙成梁出討破其重城賊堅守中城官軍發大砲擊之城中老少皆號泣二酋懼出降凡斬級五百五十殺把當亥等遂定誓約而還養謙以遼左邊長敵衆奏設復蓋二州守將開清水谷田斥靉陽諸邊堡敵入皆不得利明年還南京戶部右侍郎以憂歸先是遼餉不時給養謙立官市法歲留市馬息錢先期給軍以其餉償額其後按遼者謂有奸利遂罷二十一年即家起兵部右侍郎總督薊遼軍務尋命赴朝鮮代宋應昌經畧養謙夙負

才望著威遼土中外排款議者謂必能辦倭比至首請許封繼請封貢並許由是廷論不與然是時兵寡盡撤又陰受石星之誡欲苟完封事而迫於衆議因宣言許則封貢並許絕則封貢並絕如用臣議則諭倭衆渡海然後授册封貢可保十年無事如用廷議勢必棄朝鮮盡鴨綠江自守倘既絕封貢而又欲保朝鮮臣必不能任也因薦侍郎孫鑛以自代帝乃召還養謙遂乞骸骨歸尋起工部尚書總理河道再起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協理京營戎政皆不就三十二年卒贈兵部尚書養謙魁岸多力善射有膽畧

嘗按行塞上敵騎萬餘奄至養謙啟門張蓋坐城上
敵徐引去邊人皆讋服

孫鑛字文融餘姚人禮部尚書陞第四子也舉萬曆
二年會試第一當入翰林為張居正所沮授兵部主
事歷吏部考功文選郎中佐尚書嚴清揚巍澄清銓
法名籍甚十九年以左僉都御史同吏部尚書陸光
祖主外察明年鑛兄鑨代光祖尚書鑛引避出巡撫
山東二十一年進刑部左侍郎明年改兵部九月代
顧養謙總督薊遼軍務兼經略朝鮮巡撫李化龍總
兵董一元破賊于鎮武鎮以功加右都御史初封貢

議起欲取道寧波而浙人素苦倭鎮及沈一貫排之尤力比鎮經畧則封議已定要以撤兵而不許貢直然倭志實在貢市不在封也尚書石星信沈惟敬言還遣冊使李宗城楊方亨使倭鎮不得已先遣麾下葉靖國持撤諭行長行長辭疾不見踰二日始見殊無撤兵意亦無不求貢市之説靖國還報鎮乃疏言倭情多詐且關山城君尚在有文禄三年曆可証關白當如禮臣議改封順化王責關白之子或行長親持誓表詣遼陽然後命宗城往使而罷遣惟敬仍增募水陸諸軍嚴爲之備夫禦敵之策以戰守而兼羈

察則可以羈縻而怠戰守則不可令封使一至倭則
引退固善不退當即進勦若待奏請恐失事機又關
關白嘗欲召行長還而清正素不服關白與行長復
不相能則以計招之亦一策也疏入星抗章辯且言
鑛不宜遣人入倭阻壞封事鑛乃作封貢議以諷星
益恚已封事大壞星出方亨私書言清正之來鑛實
召之方亨不承給事中徐成楚御史陳遇文劾星爲
行長所賣不自悔罪乃反誣鑛帝曰鑛遜避觀成默
亦有罪遂坐免二十六年倭以國内大亂遁歸邢玠
推功及鑛得賜幣三十二年十月起南京右都御史

就進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叅贊機務是時政事廢弛公私凋耗南京營兵十二萬七千少至三萬六千而帝黷貨無厭㩀㩁横出民皆愁怨三十四年冬河南人劉天緒以白蓮教惑衆聚至千餘人自號龍華帝主其黨張名偽稱將軍期冬至日作亂事覺捦捕得數十人鏜以留都昇平日久民不知兵衆思乘隙請用重典帝以為然于是南中訛言相嚇明年正月有詔脅從罔治而尚書蕭大亨欲盡除之其黨懼復謀作亂鏜令職方郎中劉宇捕之邏卒因出民大驚擾南京吏部尚書曹同亨歎曰孫公之禍始於此矣

於是兩京給事中金士衡曹于汴宋一韓御史孫居相等先後論鑛字澁殺無辜貪功生事鑛具陳定亂之由及奸宄不法狀且言留都十羊九牧動多掣肘每一事出相顧持疑所以姦雄鼓掌狂逆攘臂宜分定職掌帝手鑛疏傳諭內閣將重罪言者內閣力解之乃止鑛三疏求去三十七年致仕鑛歸後妖黨轉相部署枝蔓州縣後十餘年紀法益亡邪謀遂熾所在煽動致煩王師人始服鑛先識鑛既歸布衣蔬食恬然自得年七十卒

邢玠字式如益都人隆慶五年進士知密雲縣擢御

史巡按甘肅萬曆五年俺答欲赴青海會番僧設醮請市茶馬給都督金印以便出入玠疏言茶市不可開金印不可與本鎮宜厲兵秣馬以拒其來或移番僧于北部以杜其後其言利害情形甚悉詔勿給金印餘俱聽許其後搖力克嗣封遂有洮河之患玠出爲河南僉事歷山西右布政使十八年九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二十一年進南京兵部右侍郎播州宣慰使楊應龍爲七姓土司所訐抗不就吏誘殺官軍於白石明年十月轉玠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川貴軍務討之又明年春玠馳至重慶檄諭應

龍尚書石星亦遣水西宣慰使安疆臣趣應龍就吏應龍悔諉罪諸苗玠令重慶知府王士琦往勘士琦至松坎應龍面縛執罪人黃元阿羔等以獻按法當斬詔輸四萬金贖爲民斬元等重慶市擢士琦川東副使彈治之加玠右都御史二十五年正月倭旣敗封復議用兵三月命玠以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經畧朝鮮用楊鎬爲右僉都御史經理軍務事楊汝南丁應泰隨軍贊畫玠以王京居八道之中東臨忠州西臨南原皆要害檄楊元吳惟忠屯守相犄角總兵麻貴議直取釜山玠謂王京

距釜山千四百里勢難起援若遂進師陸經梁山水經加德安骨倭已先宿勁兵若此處與我相持別遣水軍分扼梁山東西之險則我無後援難圖萬全且軍糧未集未可輕舉請姑持久以老之帝報曰卿宜審圖進止但求全勝不計遲速也玠又請發臨德倉及召商糴粟貯天津募舟轉運從之是時倭已奪梁山據三浪江乘勝入慶州侵閑山朝鮮統制使元均望風潰八月甲戌倭將清正夜薄南原守將楊元起帳中跣足先遁一軍盡沒吳惟忠聞之亦棄忠州走官軍退守王京依險漢江麻貴議棄王京守鴨綠海

防副使蕭應宮不可乃檄貴以兵守稷山經理楊鎬身赴王京諭以死守人心始定鎬召參軍李應試問計應試曰此易耳倭變以不許貢市今使人諭之曰沈惟敬不死則退矣先是石星下獄惟敬計欲走倭玠初至遼陽即屬楊元執之鎬因使張貞明持惟敬手書責以背約行長乃退屯井邑清正退屯蔚山麻貴遂以稷山捷聞應宮曰倭自以惟敬手書退稷山未交一矢何言功耶玠鎬等銜之劾應宮不早送惟敬京師遂被逮十二月玠自遼陽至王京所調兵亦至令李如梅李春芳為左右軍麻貴揚鎬督之自忠

州鳥嶺趨蔚山中軍高策陀梁山別將赴南原張旗兵以牽行長己卯進攻蔚山遊擊擺賽以輕騎誘倭入伏斬四百餘級倭盡奔島山築三寨自守明日進擊茅國器以浙兵先登裨將陳寅砍柵入垂拔鎬遽令國器割級戰少懈又以如梅未至不欲寅首功鳴金收軍比如梅至攻之不克圍守十日倭衆饑僞約降以緩攻行長遣銳卒三千虛張旗幟蔽江上朝鮮李德馨報曰倭救至矣鎬倉皇夜遁諸軍皆潰棄輜重無算清正縱兵追擊軍士死者萬餘遊擊盧繼忠一軍殲焉時二十六年正月己丑也鎬貴奔王京與

玠謀更以蔚山大捷聞帝厚賜玠等發帑金五萬兩犒師又賜玠上方劍于是贊畫應泰憤而上疏曰蔚山之失甚衆鎬等不以實聞而大學士張位沈一貫與鎬密書往來結黨欺君位書有禍福與君共之之語外論皆言鎬之經理以賂位得之今觀此書則人言不誣一貫屬鎬上疏必先告之以便票擬御史汪先岸露章劾鎬位一貫盛稱鎬忠勇疏遂留中又自有東事以來遼兵二萬喪于李如梅兄弟之手前後費餉六七百萬鎬又與如梅私通清正與之講和其書具在因呈其稾及敗則陣亡將士册帝震怒罷鎬

以天津巡撫萬世德代之命玠速赴王京暫兼經理一貫及玠上疏引罪帝釋之玠復上方略假便宜行道進取劉綎趨栗林遍行長營陳璘以舟師來會行長出千餘騎截戰官軍不利麻貴抵蔚山屢有斬獲中伏而敗董一元取晉州乘勝濟江焚泗州營其將石曼子退守新寨裨將茅國器彭信古晝銳攻之忽營中火藥發騎將馬呈文郝三聘先走遂失無筭詔斬呈文三聘以狗降一元三級師既無功大學士趙志臯給事中郝敬皆請撤兵給事中姚文蔚張輔之爭之會平秀吉死國內亂十一月清正渡海先遁貴

入島山西浦縱攻行長石曼子引舟師救之爲陳璘所邀被焚死行長遁去禽其將平正成平秀政珍世德遂以蕩平聞於是應泰疏珍等賂倭賣國勸功給事中徐觀瀾亦言大學士一貫尚書蕭大亨與珍世德黨和欺蔽又欲盡核諸路失事狀衆患之一貫請于帝改命給事中楊應文往勘而罷應泰觀瀾明年四月宣捷告廟磔正成秀政于市其九月論功加珍太子太保然是時言者益衆二十八年八月召爲南京兵部尚書乞終養歸尋以閩邊加少保後卒自倭患起更督撫六人推轂四十將二十六偏裨轉餉數

百萬首尾七年方收功一死關白又以善後事宜兵部田樂請下廷臣集議于是尚書李戴陳渠余繼登蕭大亨楊一魁議留兵暫守而責朝鮮供餉左都御史温純言留兵宜練大理卿鄭繼之言留兵宜處餉給事中許子偉姚文蔚侯先春楊應文御史周盤俱議撤給事中李應策楊天民議去留俱聽之督撫而張問達又謂兵不可撤帝以言人人殊迄無定論責朝鮮及督撫諸臣博謀善計最後諸臣奏至再詔部科樂乃折衷其說召水陸諸軍還時諸軍待命海外糜餉又幾二年矣

論曰昔漢以屯邊太守入爲九卿唐邊鎮節度使得擢宰相是蓋皆有深意存焉石星以一書生謬掌九伐遂至釀朝鮮之禍乃又陰誠閫臣曲狥和議一時悞夫築舍奸人鼓簧辱國喪師直自取之耳世徒以星清直獲罪爲之扼腕取末節而忘大計抑何不達也唐家再失河朔論者歸咎於蕭俛崔植之寡謀豈不有異乎後之立說者耶